

1333

√
國難彈詞

私走

老童生著

生活書店發行

1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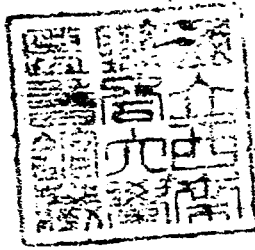
M5
I239.16

7

國難彈詞

走 私

老童生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3 2173 0299 5

目錄

官廳事務科徵集會

走私	一
大義滅親	三
小烈士徐寶桂	五
慈谿寡婦	五
陳桂榮	六

走私

[彈詞]

一 私貨上船

三島孤懸大海中，原來地小又民窮，於今奪得中華土，××矮子逞英雄。

話說××國長崎港，是個有名的口岸，隔上海不過四百六十七海里，離大連也不過五百四十一海里，真個交通便利，熱鬧非凡。那天正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間，一天晚上，幾個××浪人在輪船碼頭上閒談，內中有個名叫田中啄稻的，唱着上面那四句歌，唱到那『逞英雄』三個字，把胸膛一拍，對那高個子的同伴說道：『中村！咱們今天這批貨色，樣樣齊備，什麼人造絲呀、白糖呀、火油呀、海味呀……你看哪一樣不是

中國人喜歡的，咱們不納關稅，偷運進口，賣與中國的私商，私商再賣與中國的老百姓，這種貨色，又便宜，又好，不要說賽過他們中國的國貨，就是西洋貨，又那裏抵得過我們的貨？據我看，我國用了這條走私的計策，包管不花費一粒子彈，可以滅亡中國，真是妙計，妙計！

××流氓號浪人，爲非作歹百般能，當中有個田中氏，長崎碼頭唱歌文；
歌文四句唱罷了，胸膛一拍叫中村。聽他胡說又八道，眼中沒有中國人；
他說中國老百姓，便宜私貨頂稱心，價錢公道貨又好，來路何必問分明？
我們私貨偷關進，不向海關納稅金，中國國家少了進款，中國人民並不關心，
只愛××便宜貨，整批零賣大銷行。將來中國國貨無人用，中國工廠盡關門，
西洋貨也是無人買，只由我××貨獨霸乾坤。那時候整個

中華降服我，我們××人真正開心！

中村聽他說得高興，把嘴巴一扁，說道：『你這小子，不要太高興了。說不定到中國去，還要把性命送掉呢！你曉不曉得那些中國人不是個個好惹的呢？』

中村聽了田中話，嫌他夥伴太開心，就將言語把他激，故意冷水潑一盆。他道，你不要太高興，前途危險要當心，將來到了中華國，恐怕碰着冒失人，愛國心腸如火熱，查拿私貨不容情；那時兩下起衝突，恐怕釀成大鬥爭，中國人恨煞走私貨，一時要把性命拼，你我冒險運私貨，送掉性命很可能，尤其你這冒失鬼，大禍定落你的身！

田中大發脾氣道：『你這不中用的傢伙！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照了中村的臉，便是一記耳光打去。說時遲，那時快，早有左右幾位夥計，上前勸解，兩人只得停

止爭吵，鼓鼓眼睛吧了。另有一位做調解的夥計，名叫山口豬太郎，出來解釋道：「他們兩位的話都不錯！中國大好老是蠻好欺的，中國老百姓倒不好惹。我們自然要當心。不過我們的事，好在奉到政府密令，說是有個三長二短，政府一定會幫助我們，會替我們報仇的。只管幹去，有什麼打緊？」

田中動了心頭火，大罵中村不是人，兩人幾乎打一架，虧了豬太郎做調停。忽然汽笛嗚嗚叫，報告輪船要開行，一羣浪人上船去，乘風破浪向西行。黑夜茫茫風浪大，暫且睡覺等天明，將來到底凶和吉，請聽二段說分明。

二 浪人押車

灰塵滾滾不見人，長途汽車出天津，風馳電走多威武，滿裝私貨到鄉村。

不一刻過了信安鎮，前面已是霸縣城。貨主吩咐要卸貨，汽車站裏把車停。檢查所說是要查貨，車上站裏亂紛紛。三個矮子齊站起，排開衆人下車行。手指查貨人的臉：『打開眼睛看清人。我們就是貨物主，照例不經查驗就放行。你們到底怎麼樣？趕快回話說分明。』幾句橫行霸道話，嚇得查貨人員戰兢兢。再看那三人甚打扮？和服木屐很分明。心知他們來頭大，宋將軍也讓他十分，上司本來有囑咐，『不可違拗友邦人！』只好馬馬虎虎算了，不要查驗准放行。

且說田中啄稻中村五車山口猪太郎把大批私貨解到中國，船進渤海灣，却不走天津上岸，因為天津有海關，要完關稅，一直向北走去，到昌黎縣留守營地方，方才攏岸。他們把私貨運到昌黎火車站裝車，運到天津，再由天津裝上長途汽車，運到各縣各鎮。

去銷售。當時運到霸縣地方，就有同車解貨的中國私商，涂得利將貨分發各商店，一面招待三位保鏢到家歇息，把酒接風，表示感謝。

霸縣私商 涂得利，感謝三位保鏢人，貨物安全到了店，不會罰款半分文。特備薄酒謝三位，三位賞光莫嫌輕。也不猜拳來行令，清談幾句酒來斟。你們怎樣偷關過？怎樣運貨到天津？一路碰了甚糾葛？三位好漢說分明。

田中聽說開言道：「走私危險實不輕，渤海灣前緝私隊，武裝砲艦亂逡巡，昌黎海外百餘里，老鐵山南出事情，走私輪船不留意，就被巡船捉得成。前後捉了十一隻，我們聽了怒氣沖。就說海面是公地，巡船干涉不許行。一面抗議到中國，一面派了海軍輪，跟在我們船後面，沿路護送過天津，巡船不敢怎麼樣，安然到了留守營。留守營屬昌黎縣，地段

本歸殷汝耕，殷汝耕降了××國，我們是他自己人，看見我們人同貨，恭恭敬敬來歡迎。我們維持他的財政，讓他抽點關稅銀，只收關稅二成半，以後內地准通行。把貨運到昌黎站，裝上火車運天津。天津出了冀東界，地段不歸殷汝耕，海關人員要驗貨，恐怕走私夾帶行。我們將話來開導，此貨完了關稅銀，內地流通不完稅，用不着查驗，只管放行。他們不放半句屁，我們押貨自由行。以後遇了你涂老板，承銷私貨真感情。

涂得利連忙道：『好說好說！小人承銷這筆貨，還虧了你們三位呢！你看，小人指揮貨物裝車的時候，軍警上來盤查，口口聲聲說私貨充公，要不是你們在場一肩担承，那不會大受損失麼？』山口猪太郎陪笑謙遜道：『不要客氣！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不過今天我們不能多奉陪，因為天津方面，還派了我們的任務。謝謝你的盛意，暫時告別。』

吧！』當下涂老板不便強留，送他們登車而別。正是

兩下私通有感情，不管國計與民生。奸商送別浪人去，後事如何下段明。

三 攝影闖禍

話說浪人回天津，押車情形報告明，貿易協會聽報告，嘉獎他們三個人。貿易協會是什麼？就是走私大本營。當時協會決定了，要運私貨向南行。南行要走津浦路，先到山東濟南城，派定浪人新差使，火車上面押貨行。大隊浪人登車去，每人手鎗帶一柄，爲首還是那三個，田中山口和中村。私貨上車三百件，人造絲佔了一大宗，三等車座位堆滿了，客人想坐也坐不成。

那時正是春末夏初，野外的景緻非常好看，火車上那些押貨的浪人，從窗口看見

兩邊的景緻，覺得十分地得意，一齊唱起歌來，唱的是：

好地方！好地方！這是我們的麥倉！這是我們的棉場！讓這班豬獃流血汗，我們××人把福享！

車廂裏幾個中國客人聽見這種歌詞，只氣得眼睛裏冒火。幸而不久，車就到了濟南，大家下去，才鬆了一口氣。這時候，車站上早有一批接站的浪人，看見火車已到，就跑到月台上來了。幾個帶了手槍的浪人，領着運夫們開始從火車窗口接送私貨。他們正在忙的時候，却不提防有兩個中國青年的旅客，拿出手提照相機，在那兒拍照。田中一眼瞧見，不覺大怒道：『那裏來的壞蛋！想把爺爺們走私的照相去登報嗎？打死他！』說還未了，五六個浪人一齊上前，一面把照相機搶去了，一面扭住那兩個青年亂打。正在拳腳交加的時候，車站上的中國警察，聽見那兩個青年喊『救命』，連忙跑來調解，叫他們『不要打有話好說』。那些浪人哪由分說，只聽得一聲喊：『一齊打死，這些』

「豬鬃打！」一羣浪人，個個拔出手槍當警棍，蜂擁上前，不管警察也好，旅客也好，一頓亂打。警察看此情形，也拿出武器來自衛。正待交手，忽然巡長吹口令把警察調轉去，警察只得退回。浪人還跟着追打。

火車到了濟南站，浪人運貨站中行，當時兩個乘車客，便在車前拍寫真。浪人看見大發怒，「拍照當然是歹人。」搶去了照相機子又喊打，浪人們東衝西撞，還蠻橫，照相客人喊救命，路警聞聲到來臨，將好言來把浪人勸，「有話要說請和平。」一面攔開打人的手，一面安慰被打的人。哪曉得，浪人不講情和理，用手槍，又來亂打警察身。警察慌忙要回手，巡長有令不能行，避開瘋狗讓一讓，退出月台車站行。浪人兇惡不停手，隨後追近巡長身，巡長嚇得連忙躲，浪人又打別的人。旁邊正是緝私處，辦事忙中三個人，浪人們捉住三人一頓打，只打得半死半活苦難禁。站

長通知領事館，鬧事浪人逞蠻橫，請他派人來處辦，××領事假吃驚，他說：『聽見真奇怪！我國人向來不蠻橫。馬上派人來查看，查明真相再施行。』等到領館人來了，打架早已收了兵，浪人們，不肯承認打別個，反說那，行兇打架是華人。調查人就說算了吧，分不清誰個理由真。說完回去不管了，浪人得意又開心。同胞白白地受了打，猶如瘋狗咬傷人。後事如何下次唱，今天此地把腔停。

四 歇業投親

浪人運貨去銷行，過了檢查就打人。某國駐華官和吏，存心袒護浪人們。中國官廳沒辦法，由他野馬去橫行，私貨檢查無效力，源源不絕害華人。

潮水一般私貨到，不分城市與鄉村。中華國貨無人買，苦煞工商各界人。

且說私貨有某國浪人保護，誰也不敢阻攔，所以越來越多。國貨生意，被私貨排擠，一落千丈。單講土糖一項，因為走私白糖來了，簡直沒有人買土糖，也不知害煞多少的糖商！其中有一位姓安的，單名一個奮字，在天津開糖店，做了幾十年土糖生意，倒也混得過去。不料遇了這個走私的年頭兒，就倒霉透頂，弄得一爿店也要關起來了。

有個商人叫安奮，素來開店在天津，土糖生意做得好，一家享福過光陰。不料於今走私貨，白糖跌價不留停。世人都愛便宜貨，土糖店子不上門。別的糖店本錢大，勉強維持勉強撐，安家糖店本錢小，無人買貨要關門。安奮當時歇了業，不知何處好安身？一家數口難生活，親眷家中去投奔。他的親眷張老大，上海綢廠一股東，國貨廠商有名氣，喜歡周濟貧窮人。

安奮一家投奔到，老大十分表歡迎。好言安慰安老闖：『雖然失敗莫灰心。知你一家有八口，老母妻兒靠你身，經營糖業財源盛，一家靠此好營生，如今生意不景氣，原是走私害我們，不是一人運氣醜，大家時運都不亨。想你糖商衆同業，苦的未必你一人。』

安奮見張老大說起糖商同業，便道：『大家還不是一樣沒生意，豈止我一家要關門？他們恐怕也難免，不過有個先後罷了。』

老大接下又說道：『我的說話果然真！再想農家種甘蔗，糖坊收買大宗，如今土糖沒生意，甘蔗一定不銷行，種蔗農家難生活，製糖工人生意停，農工一樣多苦惱，不止幾個商界人。』

安奮說：『不錯！不過你們做織綢生意的，總算運道很好。』張老大嘆口氣道：『哪

裏的話！他又說：

「天下烏鴉一般黑，運道哪有好醜分！人造絲走私進了口，人造絲織品大流行，爲的便宜透了頂，真絲雖好，沒有他稱心。我們原料用國貨，真絲綢緞多有名。貨真價實無人買，資本周轉大不靈，工錢都沒有現錢發，要搭綢子當工薪。照現在這種趨勢看，不免把工錢減幾分。到那時，工人要把工來罷，這些人，全不體諒廠主人！」

安奮嘆口氣道：「原來如此。只是你也不能恨工人，他們也有父母妻子，吃飯穿衣，純靠幾個工錢收入，搭放綢子他們也未必賣得出去，柴米油鹽，用什麼錢買？若是再減少，自然更吃不消了。你們爲了走私蝕本，要減工錢，工人自然不好怪你們，只能怪走私的；但是他們工人爲了肚皮不肯減工錢，你們也不能錯怪他們，也只能怪走私的，因爲使你們生意不好的是走私人，不是工人呀！我這幾句公道話對不對？」張老大說：

『很對！很對！』

安奮出來參公道，老大句句都贊成。不是工人害老闆，生意不好有原因，百般都被走私害，怎好瞎怪做工人？到如今，大家要把走私反，不論是農工商學兵。要知走私如何反，下段書中再表明。

五 官員訴苦

安奮說與張老大，生意不好有原因，老大回言嘆口氣，也道走私是禍根，工商百業都虧本，不先救國難救身，二人議定商會去，發起開會做呈文，呈文做好去請願，派了代表到南京，見了南京各部長，訴說商家苦楚情，要求嚴厲查私貨，保我國家保我民，部長聽說開言道，『政府早已知此

情，走私不但害商界，也害國家政界人。你們苦的，國貨無生意，我們苦的，國庫少金銀，九個月來關稅款，三千萬塊落虛空。官民一體恨私貨，反對走私應齊心。只因外交多阻礙，想要除根不可能。」

請願代表道：「請問外交上的阻礙，是什麼情形？為什麼使政府不能嚴辦走私之輩？」部長道：「你們有所不知，待我道來：

「說起外交真正苦，原來弱國受欺凌。號稱私貨公開運，保鏢都是××人，遇了公家要查驗，橫蠻不把道理論。我國不能來處罪，因為條約太不平，只好通知領事府，叫他自管自國人。誰知領事不肯管，反將言語侵我們，說因關稅難擔負，私貨偷關才盛行，中國先把關稅減，自然私貨可肅清。這等言談真沒理，逼我減輕關稅銀，我國關稅由自主，要重

就重輕就輕。」

代表道：『對呀！我們堅決反對減低關稅，若果減低關稅，洋貨更容易傾銷，國貨還有人要嗎？』部長道：『自然哪，就是政府收入的稅銀，也要減少。』他接着道：

『各國關稅都加重，誰敢走私與他們？只欺中國無能力，才敢公然霸道行。領事不管也還罷，他還干涉我巡輪。海關巡船緝私貨，開入灤東海上行，他說條約有規定，該處不容中國兵，巡船槍械要撤去，海邊三里許通行，若要行過三里外，他們一定不應承，還有海關查緝隊，軍械一律要繳清，以後如有帶兵器，違反條約事不輕。強迫我們去軍器，空手檢查更無能，他們走私浪人輩，反帶手槍鐵棍行，公務人員查私貨，常常被打血污身，頭破血流不敢說，只能忍氣又吞聲。』

代表道：『政府怎麼不抗議？』部長道：『我們在灤東海岸，武裝都沒有，自然拿不着兇犯，既沒有證據，還敢向他抗議麼？』代表道：『既然他不肯自己管，又不許我們管，那簡直沒有外交好辦了，我們還有進一步的辦法嗎？』部長道：『那麼，我就不敢說，……只談華南緝私吧。』又道：

『華北今天難顧及，華南還可救三分，商民組織緝私會，幫助官廳把事行。』當下官民商議定，代表辭別轉回程，報告情形與商界，惹動商民愛國心，各業成立緝私會，嚴查私貨不容情。風潮傳到安徽省，蚌埠地方鬧紛紛，各界緝私開大會，消極抵制十分真，如有私商販私貨，銀行不做押匯銀，轉運公司不裝運，搬夫卸貨一般停，工界又組十人團，碼頭車站去逡巡，嚴密制裁真正好，果然私貨少來臨。某天街坊來乞丐，

異鄉人氏異鄉音，暗中接洽銷私貨，勾搭私商暗地行，却好工人查出了，知道他們是浪人。要知浪人如何做，下段書中再說明。

六 奸民悔過

浪人裝扮叫化子，蚌埠街中到處行，東街去的田中氏，西街山口和中村，接洽私商販私貨，白糖生意大興隆，忽然各界查私貨，查出喬裝乞丐人，分途監視各商品，不許私通討飯人，浪人此地頓不住，只好離開蚌埠行，他們再向南方去，到達江蘇××城，勾結流氓丁小二，包銷包運百般能，暗設機關堆貨物，火車卸下這邊存，神不知來鬼不覺，賺來無數寶鈔銀，風聲傳到公安局，暗派偵探打聽明，再差警士抄私貨，氣勢昂昂一隊人，

團團圍住藏私處，警長當先走進門。屋內出來了小二，先將來意問分明。一聲呼出衆夥計，各將兇器手中擎，再向警士施威嚇，『你們不要管我們，此地生意由我做，丁某就是保鏢人，彼此大衆好照應，客客氣氣免紛爭，你們若要相識，休怪丁某不容情。』幾句話言充好老，嚇得警士果心驚。面面相覷都不響，馬馬虎虎出了門。小二報告田中氏，田中嘉獎兩三聲，『辦事果然有能耐，老丁真是不凡人！我們自己不出面，你來擔當強十分。只有漢奸能制服，華人心性頂分明。』

小二道：『先生不要誇獎，我丁某爲人頂講義氣，你們是頂有福氣的主子，我頂明白，××的事，你們不要操心，有我擔當，怕什麼？的確，現在當漢奸全不醜，全是幾個大漢！』

當時小二多得意，有人誇獎是英雄，因他知識太淺薄，不知被騙入牢籠，圖得一時私利益，管他家國害無窮！朋友面前誇海口，都將祕密畫親供，惹得江湖衆好漢，說他丁某受欺蒙。師父喊了老丁去，要他心裏想分明，走私到底緣何起？是否害國又殃民？老丁聽說回言道：『尊聲師父聽分明：走私本自××起，貨物搬來有浪人，浪人說是好生意，賺得銀錢又便民，原來貨物價錢貴，害了一般窮苦人，私貨如今大賤賣，大家一定表歡迎，自古民安就國泰，走私造出錦乾坤。』師父聞言嘆口氣：『老丁心裏不聰明，瞎三話四全然錯，都是浪人欺你們，說什麼好處窮人得便宜貨物省錢文。却不知窮人沒財產，做工勞動養一身，一天沒有工作做，就無方法找錢文，他們若要有工作，全靠中國國貨興，國貨銷行生

意好，廠家都要雇工人，商店也添新夥計，人工到處受歡迎，勞動市場加價值，百般工價要加增，到那時才減得窮人苦，免得無錢苦十分。如今外國走私貨，使我國貨不銷行，市面不好停生意，工場商店要裁人，窮人沒處謀生活，怎麼還有錦乾坤？一篇言語將他駁，老丁啞口不回聲。心中也知道自己錯，只待明師怒氣平。師父再對老丁說：『我幫都有愛國心，如有故意不把幫規守，那時，勿言家法不容情。』

小二道：『是，是，以後一定改過自新。』

師父聽說心歡喜：『放下屠刀是佛身，從此將功來贖罪，把浪人行動去探偵。』小二連忙答應『好』，換個心腸對浪人，暗地去將消息探，隨時報告我官民，預先防備有把握，免得他們詭計行，要知後事如何變，

七段書中再表明。

七 水落石出

改過自新丁小二，將功折罪果然行，打聽走私新貨到，先期報與緝私人。
私貨運輸半路上，連人帶貨進衙門。

話說丁小二悔過後，就到政府設立的私貨密查處做事體，查出了不少的私貨。那密查處設立在××租界地段，忽一天，租界的當局送來一個信，說要密查處搬出租界。老丁服務密查處，設有機關租界中，本是中華政府立，××灘來把事行，忽然租界××局，送到一封公文，不肯容留密查處，勒令搬場限一句。老丁聽了此消息，心中納悶不分明，租界本爲中國地，如何不容中國人？

這個機關政府立，尤其不應受侵凌，勒令我們出租界，國家面子尚何存？

老丁的師父恰好來了，老丁問他：「這是什麼緣故？師父道：『他們和××國都是一夥兒，自然是只顧××國的面子，不顧我國的面子。』」

一句話言將理破，老丁心裏就分明，只管扶強不扶弱，強人一夥沒良心。
好漢難敵三把手，我們忍氣又吞聲，集中力量對××，先打強人第一名。
不唱老丁想心事，且說××三浪人，悶坐無聊街上走，想尋題目害華人。
聽說華人倡國貨，有妨×貨暢銷行，便下決心施破壞，三人定計暗中行。
田中馬路多行走，故意欺凌中國人，相逢國貨宣傳隊，指為有意反他們。
看見傳單或演說，提倡國貨有明文，就把講員來毆打，傳單拿去火中焚。
標語塗得墨墨黑，惹得華人怒氣沖，中村裝扮華人貌，混在華人羣衆中。

手槍常在身邊帶，故意行兇殺×人。如此造成人命案，加我華人大罪名。再有山口豬太郎，路邊張望看情形，××僑民被打死，太郎來作見證人，咬定街口一過客，是個行兇犯罪人，又說救亡各團體，教唆小販去行兇。這等陰謀苦肉計，果然狠毒又聰明，逼我中央接條件，壓迫民衆陸強鄰，抗×宣傳要停止，救亡運動不能行。不料惡事傳千里，陰謀洩漏與旁人。

話說中村和老丁向來是相好的朋友，時常在一塊兒尋花問柳，因此中村竟於無意之中洩漏了祕密，讓老丁知道了。

閒遊必有閒遊伴，老丁遊伴是中村，花街柳巷常行走，清歌妙舞過光陰。一天飲酒遊仙窟，藝妓相陪盡美人，中村飲得醺醺醉，揮拳怒目倍精神。胡言亂語多開口，盡把陰謀告老丁。嚇得老丁流冷汗，報知救國會中人。

只因這樣一來，中國民衆運動越見高漲。

從此大家相警告，執行紀律要嚴明，不怕浪人能搗亂，好憑羣力付嚴懲。
並不將他來打死，生擒活捉送官廳，亂徒證據須拿定，不怕栽誣中國人。
再有一言勸政府，保僑政策要精明，防止浪人施鬼計，外僑方得保安寧。
不要摧殘救國會，要憑此會結人民，人民團結有力量，內外奸徒不敢兇。
不要查封新雜誌，自由言論是長城，衆志成城能抗敵，自殘同類不英雄。
救國集團須擴大，不分朝野此心同，三位浪人知不妙，再回華北建奇功。
他們究竟如何幹，八段書中要說明。

八 烏盡弓藏

浪人三位回華北，洋洋得意到天津，原想再來施伎倆，誰知時勢已翻新，正是雪花飛六出，新興北國慶和平。××增兵到華北，官員嚇得戰兢兢，不但不將私貨阻，反而幫助走私人。河北開征消費稅，藉名查驗准銷行，冀東來貨開關接，納稅低廉到十分，若在海關還八塊，此間一塊就通行。只因全國都反對，此種章程暫緩行，華北政權明朗化，私貨公賣大銷行。××要求減關稅，華北居然已實行，華北關稅須獨立，也從××口中聞，於今件件都實現，就是走私成了功。×兵本是施威嚇，不料威風這樣靈。常言道，功成必身退，射完飛鳥要藏弓，浪人本為走私用，現在他們作用窮，他們作用已沒有，又從何處逞英雄？流落街頭無事做，為非作歹再翻新，假冒憲兵行騙術，自充特務詐錢文。

話說田中山口中村三人，回到天津，正是私貨已經公開，成爲合法，用不着浪人保鏢。當時華北物價，已經全然低落，私商也沒有特別利益可得，所以走私的果實，已到成熟時候，無可再幹。三人商議，要尋別的出路，只好冒充天津××國憲兵隊特務員，興波作浪，敲詐營生。

一日三人商議定，就向同仁旅館行，旅館開來×租界，老闆姓張，中國人，三個浪人來旅館，更深夜靜大搥門，老闆連忙出招待，輕言細語問原因，三人自稱憲兵隊，特務工作在其身，『聽說你們有反動，暗通消息與紅軍，贊助緝私排×貨，你們犯罪不爲輕，聽說明天封旅館，通風報信與你們，你們仔細想清楚，如何設法免災星，今晚我們好幫助，明天休要怨吾們。』嚇得主人心胆戰，毫無主意對他們，苦口要求三位客，請其

幫助解災星，銀錢只要身邊有，多少不論願犧牲。打動他們三位客，價錢開出兩千銀，老闆回言說困難，一千塊錢說成功，立時湊足千元數，老闆交付與他們，三位裝佯寫收據，告辭老闆笑盈盈，不說浪人辭別去，且說老闆進房中，靜靜心來前後想，『三人來歷不分明，我店未曾排×貨，更無關係與紅軍，這般消息從何出，怕是他們嚇我們，想是他們來嚇詐，於今我去問分明。』憑着決心放大胆，前來領館問原因，『可有查封旅館意？』館中回說不知情，『定是浪人行詐術，天津市面亂胡行，本館查明定嚴辦，你們安分去營生，安分良民我保護，假如真正是良民。』安民統治才能穩，領事言談本是真，當時派了密查去，祕密跟蹤各浪人，果然查出田中氏，夥同山口與中村，同仁旅館施敲詐，騷擾情

形果是真，警察署中拘票出，浪人三個進衙門。

話說三個浪人，拿了千元到手，正在吃喝玩耍，忽然××警察臨門，將其逮捕，真是

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

三個捉將官裏去，供稱敲詐不知情，只因證據已完備，狡辯千言賴不成。
他們還恃功勞大，將功折罪請寬容，哪知官憲無情誼，忘了他們有大功。
強迫送交軍艦上，解回本國不留停。回去垂頭真喪氣，來時滿腹是雄心。
三人對面呆呆望，所爲何來想不清。自古小民遭利用，用時尊貴棄時輕。
強國浪人猶自可，可憐弱國做好民，暫時賺得三餐飽，生路終歸沒處尋。
國亡應被敵人棄，本國若勝受嚴刑。奉勸國人須抗敵，莫貪小利昧良心。
國際情形須看透，國民經濟應分清。大家不買仇人貨，私運尤其應肅清。

關稅不能隨便減，
敵人威嚇勿心驚，
濟心努力將仇報，
還我河山享太平。

今唱此書當結束，
請傳全國國民聽。

大義滅親

(彈詞)

一 張老大胡作亂爲

東北原歸中國人，分成三省設衙門，忽然某國來挑戰，萬里江山送別人。
山海關前人馬到，膏藥旗子插長城，活捉溥儀宣統帝，叫他稱帝在長春。
好像耍的猴把戲，猶如玩個木頭人，假名獨立滿洲國，實是××做主人。
橫行霸道欺民衆，千萬同胞痛苦深。同胞憤恨敵人惡，團結形成義勇軍。
武裝抗戰無休歇，游擊戰爭多有名，敵人不敢安心睡，時刻提心吊胆行。
自己不來上火線，却將百姓作兵丁，逼我同胞自殺自，一批殺了又抽丁。

且說東北吉林省地方，有一家姓張的人家，向來靠做廠工生活，自從東北被侵佔以後，工廠裏大減工錢，又對工人百般虐待，張家裏原來有三個人做工——張漢堅兩夫婦和漢堅的妹妹張桂英——現在漢堅夫婦都沒有做工了，只有桂英還在做着。漢堅平日不歡喜做工，只因在軍隊裏混了多年，忽然退伍下來，失了業沒有法子，勉強做了幾個月。東北失守以後，漢堅就千方百計，去替敵人做探子，做嚮導，又借了敵人的威勢，嚇詐老百姓的銀錢，真是無惡不作。桂英平日最恨他哥哥好吃懶做，專門打冤枉主意，現在他哥哥竟和敵人勾結，害老百姓，更不以爲然。只因有個六十歲的老母在堂，桂英捨不了她，所以還住在一起，沒有和老兄決裂。

張桂英每天上工廠，做完工作轉回程，安慰娘親心快活，不和兄長起爭論。她心早已認明白：張老大漢堅是敵人。漢堅哪曉家和國，哪知名譽是命根？只顧一時圖富貴，洋烟嫖賭去安身；記得那天工廠內，廠方刻

薄減工銀，女工要求不減少，免得家中餓死人，廠方強硬不講理，逼得女工起抗爭，一致罷工都不做，看他廠主怎生行？誰知廠主手段狠，帝國主義本來兇，組織一班漢奸隊，手拿鐵棍木槌行，闖進工房來打架，光打罷工女工們，碰了工人正開會，打將一頓血淋淋，哭的哭來叫的叫，一時秩序亂紛紛，幾個姑娘被抓去，猶如囚犯遇巡兵。你道漢奸誰帶隊？原來就是漢堅身。阿兄帶隊打阿妹，果然打傷張桂英，一棍打傷桂英手，幾天沒有進廠門。張漢堅心腸多狠毒，他還帶隊去抽丁，抽丁幫助××鬼，打我同胞義勇軍。劉家的兒子不肯去，被打成功半死人。劉老頭上去拖兒子，一交跌倒在埃塵，痛苦呻吟挨到晚，老頭落氣正三更。老太婆氣得來吊，兩條老命一回清。再有工場東隔壁，老年婆子已六旬，

耳聾目聵來做活，兒子做工養娘親。一日抽丁輪到了，要抓她兒子去當兵，並無兄弟是獨子，抓去誰養老年親？她兒氣極拿木棒，打傷一個漢奸兵，張漢堅看見還了得，回手開槍打死人。聾太婆看見兒子死，抓了漢堅把命拼，漢堅抬脚只一踢，聾太婆滾倒在埃塵，唉喲連聲地上滾，片時不動變屍身。漢堅行爲真正惡，他交結一個姓何人，和他行徑相彷彿，都是爲非作歹人。又組織女子慰勞隊，慰勞東×鬼子軍，挨家挨戶尋女子，擄去充當慰勞人。張桂英想來真正氣，又怕阿哥害妹身，要是被他擄去了，本身受苦受奸淫，還把母親氣壞了，那時想起好傷心。恐怕空空拚一死，不如早早幹他身，爲我同胞除一害，敵人少個惡幫兇。自古道周公誅管蔡，原爲大義滅親人，我今要把周公學，不讓他害國害

家庭，爲公要把私情捨，何況他無手足情？想罷便尋朋友去，去找工人姓趙人，趙三嫂是青年婦，也有真誠愛國心，桂英和她是同志，彼此常將肺腑傾，桂英今日將她找，同去外邊聽新聞。慰勞事情今怎樣？可將危險自家身？

二 張蔣氏生活苦悶

不說桂英聽消息，且言漢堅夫婦身。漢堅娘子本姓蔣，常把好言勸夫君，勸諫夫君莫作惡，別爲銀子昧良心。可恨漢堅不聽勸，反將蔣氏當仇人，天天惡罵還嫌少，拳腳交加亂打人。漢堅外面時常走，勾引姑娘小翠名，貌美年輕多媚態，家花不及野花新。蔣氏雖然多醋勁，他們兩個更相親。

小翠常來張家走，全身小照送一幀。漢堅懸掛姑娘像，壁上新添少女形。
漢堅在家將酒喝，坐下時看壁上人，酒醉燻燻自言語，瞧瞧小照頂開心。
氣煞老婆蔣氏女，罵聲壁上小妖精，惹起漢堅真發火，拳頭落下太無情。
蔣氏連忙來躲閃，背心早已痛難禁。幾次三番來虐待，老婆不理漢堅身。
那日漢堅回屋裏，瞧知蔣氏這般情，丈夫回不了招待，有意和他起鬥爭。
心頭陡起無名火，大罵忘恩小賤人，打的地下團團滾，哭得三魂失兩魂。
蔣氏這般遭虐待，心頭越想越傷心。有一天漢堅出去了，蔣氏一人房裏
存，瞧見牆頭一小照，心中恨煞小妖精。走向牆邊來摘下，罵聲小翠不
成人，勾引人家男子漢，下流娼婦小狐精。正要將它來扯碎，忽然門外
有聲音，開門一看何家子，乃是漢堅一友人。老何尊聲大嫂子，老大可

曾家裏存？ 蔣氏說他沒眼睛，家中可有漢堅身？

老何道：『你說我沒眼睛，偏偏看見你生得很……』還沒有說完，蔣氏罵道：『不要涎皮搭臉的呀！再要這樣，我就要對你不起！』老何向前扭幾扭，尖聲抑氣的道：『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蔣氏嚇的退後一步，道：『你想幹麼？』老何趕向前陪笑道：『這你還不曉得嗎？我們兩個人今天——』蔣氏把他用力一推，罵道：『見你娘的鬼！』

老何陪笑回言道：你的男子很負心，他和小翠甜如蜜，辜負你閨中結髮人，你何必做個癡心女，守他無義一男人？我如今好意奉承你，你不要辜負區區一片心。說時又向前方進，貼近裙釵蔣氏身。蔣氏回他一巴掌，罵聲：你這混帳人！老何發怒開言道：你這婆娘要小心！你看我好惹不好惹！ 哼！哼！回身出外帶關門。門聲驚動漢堅母，內室當中問事因，可是桂

英家內轉？漢堅娘子答言明：妹妹不會家內轉。母親說要出房門。蔣氏攙扶出來坐，母親又問啥時辰？散工哨子可會叫？蔣氏答言：聲早聞，妹子如今未回轉，想必她身有事情，也許跟隨朋友去，外邊游玩散憂心。母親便道：她平日，游玩先回告母親，今天難免出岔子。蔣氏回言：我去尋母親叫她休要去！等歇她哥轉回程，你若上街尋妹去，沒人侍候與他身，又要給你苦頭吃。媳婦兒只得不離身。蔣氏開言告阿母：他們兄妹不相親。會面之時沒話說，眼光表現恨心深。母說桂英孩子氣，凡事都嫌太認真，蔣氏回言也難怪，從前妹妹廠裏女工們，爲減工錢罷工作，她哥帶人打她們。母親嘆氣開言道：如此情形我不聞。你們若早告訴我，我好勸告堅兒身。蔣氏回言告阿母：他是橫蠻不化人，母親只好隨他去。

叮嚀妹妹要當心。惹得哥哥懷恨意，難免吃虧在暗中，母親聽罷連聲嘆。
桂英此刻轉回程。

母問：『今天怎麼這時才回來？』桂英道：『唔！』

連問幾聲都不答，桂英憤怒十分真，嫂氏廚房燒晚飯，母親仔細問原因。
你和哥哥怎麼了？你等同胞骨肉親，勸你和他別作對。一言激怒桂英心，
她說母親休要問，我和漢堅不並存，讓我離家便罷了，在家相見哪能容？
母親說吾年紀老，不知能活幾年春，唯思骨肉團圓聚，怎肯教兒離我行？
我爲你哥哥多嘔氣，他如今又把鬼子跟，倚勢欺人作壞事，氣煞爲娘一
老人。桂兒，你若離開阿母去，爲娘談話也無人。你可能暫忍些時候，等
我歸西再實行？

桂英道：「媽媽你不曉得，他這幾日幹的事情，我真是想了都怕，怎麼忍受得下？」

她母親道：

又是什麼奇怪事，快些說與母親聽。言罷之時，蔣氏到，三人一塊講新聞。

三 趙三嫂大義責友

桂英開言向母親：東×鬼子要抓人，挨門挨戶查丁口，專揀年輕力壯人，說是抽丁去打仗，要打人民義勇軍，鬼子去打猶自可，偏偏要人家做替身。鬼子可恨雖可恨，不如那些人更狠心。母親阿嫂齊聲問，桂英講劉家一段情，他們聽了稱『該死』。再聽新聞更氣人，桂英再說新聞事，聾太婆家中一段情，母親阿嫂都奇怪，為甚漢堅如此行？

正說着，趙三嫂推門進來，叫道：「李大嫂吊死了！」桂英的母親問道：「哪個李大嫂？」趙三嫂道：「就是李大生的老婆。」桂英的母親又道：「李大生不是上月給機器壓死的嗎？」

趙三嫂答言是壓死。桂英母親問她云：大生女人爲甚死？趙三嫂答：因抓女人。蔣氏開言問趙嫂：抓女人爲的甚原因？桂英代她回答說：爲的慰勞狗子軍，那班傢伙去打仗，去打人民義勇軍，這里組織慰勞隊，把女人送上給他們，讓那些傢伙去糟蹋，使他們樂意又開心。她的母親又問道：李大嫂死時甚情形？趙三嫂答言：真正慘！她肚中懷孕三月零，不肯加入慰勞隊，那些壞傢伙不准行，借此敲她一竹槓，不去就要出錢文，她一時無法只好出，拿去丈夫撫恤金，那傢伙人心還不足，還是和她纏

不清，昨天我還見她面，勸她躲避不留停，今天有人報死信，真是無人痛心。桂英問：誰人逼她死？趙嫂說：此地無別人，就是令兄張老大。桂英母親傷了心：

『我的天呀！我前世作了什麼孽，養出這樣——這樣的……』趙三嫂道：『老太太，不要太難過了，您是有病的人。』桂英道：『媽媽去歇息一會兒吧。』

姑嫂兩人扶母去，母親還是氣沖沖，一會兒桂英叫趙嫂，一同出去莫留停。趙三嫂問桂英姐：你今要向哪方行？桂英答：因兄長壞，不能同住此家庭，我今永別家庭去，免得觀瞧混帳人！

趙三嫂道：『你到底怎樣恨你哥哥的？』桂英道：『我不能看見他，我一看見，恨不得殺死他！』

趙三嫂低聲問她道：「你的言語可是真？你未必真的敢動手！何況家中有母親？你不怕媽媽太難過？你不怕傷了骨肉情？你不怕殺人太殘忍？」

桂英低頭不則聲。趙三嫂叫聲桂英姐：「我今試出你的心，你這人感情太渺小，愛護民族罪人身。須知國大家爲小，要爲公誼滅私情。桂英點頭嘆口氣，又似沉思不則聲。趙三嫂再數漢堅惡，提起罷工一段情，提起四鄰敲竹槓，提起近來抓女工，提起衆多冤死鬼。桂英答道：『早分明。趙三嫂說他須幹掉，你今知了要能行，他活了，大家不能活，大家要活，殺他身！』

明知道他身是公敵，你還想犧牲大衆爲一人？」

桂英道：「並不是這樣想。不過我沒有機會，沒有辦法幹他。」趙三嫂道：「只有你才有機會，至於辦法，我可以告訴你，如此如此。」

桂英聞言便回答：願爲全民去敵人。進去通知母親道：兒和趙嫂出街行，買點東西再回轉。母說：兒去快回程。

四 張桂英忍痛除奸

不說桂英街上去，且說漢堅轉回程，老何一路相爭執，看看已到張家門。老何埋怨漢堅道：分錢太少不公平。

漢堅道：『媽的個巴子。我得了多少？』老何道：『你拿了一個留聲機呀！』

漢堅答云：算什麼？放下留聲機子身，還有兩瓶日本酒，太陽啤酒有聲名，一包和服用紙裹，一齊放下笑吟吟，自斟啤酒開言問：你能喝杯酒不能？這是外國人喝的酒。老何回答：不沾唇，老大今朝真富貴，外國人送你大

人情。漢堅喝酒微微笑，我今日做成一事情，那個工人張麻子，捉來交與中村。老何拍手讚聲『好！』又提起趕快交女人，漢堅回問老何道：有沒有年青婦女人？老何提出趙三嫂，漢堅說她太不行，年紀老來貌又醜。老何就說小翠行。

張漢堅揚起手來道：『什麼？揍你這小舅子兒！』

老何陪笑道了歉，兩人再議怎生行。漢堅就說：女人有，但望你不要告旁人。老何滿口答應了，只求說出送何人。漢堅說：請你幫忙幹，一個就是我女人。老何笑道：好計策！你想停妻再娶親。漢堅又說：吾的妹，不像同胞一母生，前世冤仇難解釋，眼光帶刺像兇神，我看她心不可測，時時刻刻要担心。老何說道：呆如此，你先動手免傷身。漢堅點首連稱是，女

人一對不差分。老何連聲說佩服！忘了私情奉主人，上頭一定有重賞，不止太陽啤酒三兩瓶。漢堅謙遜一兩句，就叫老何隨卽行，通知夥計來拿去。我纏住她們兩個人，暫時不讓離家走，快去行來一定成。

老何剛剛起身出去，漢堅的母親在門口偷聽了他們的話，就探頭出來說：『漢堅！兒不要這樣忍心！把自己的妹子來——』漢堅道：『別對我這樣哭喪着臉！』

你忘了今日爲何日？乃是漢堅誕生辰，我今天老實對你說，談話不許告她身，若有一言洩漏出，今朝打死桂英身。我如今出去買壽麵，她若回來要說明，等在家中吃壽麵。說完就向大街行。

她母親哭道：『我的天呀……！』

阿母一時真氣煞，伏在棹邊且呻吟。桂英把毒藥藏身上，離開趙嫂轉回程。一見母親方詫異，母親說話不成聲。桂英一再來安慰，母親只說快遠行，你快離開此地去。桂英更見起疑心，母親平日常留我，今日如何要我行？便道：桂英伴着您，又連說：媽媽您放心！母說：不走有危險，桂英猜着幾分真，便道：我自有辦法，媽媽您不要担心。倒杯茶來遞與母，偷放藥在酒杯中。高大玻璃杯一個，藥末些微不現形。忽聽門聲有人到，原來老大轉回程。老大開言叫聲妹，今天乃是我生辰，應合全家樂一樂，再叫媽來說事因。他媽勉強開顏笑，但祝全家都太平。漢堅把物交妹去，叫伊阿嫂去調烹。又來開放留聲片，放出洋人大笑聲。桂英轉來讚聲好，漢堅得意把酒斟，高大玻璃杯注滿，伸向東邊敬母親。妹妹說聲啤酒苦，

母親擺手不沾唇。漢堅就說獨自喝，換張片子聽新聲，又把和服來穿上，問云：是否像洋人？

忽然有敲門的聲音。漢堅問道：『誰？』

外邊答稱是我到。漢堅知道翠姑聲。桂英躲到房中去，小翠倉忙跑進門，說是有人要抓我，去當什麼慰勞人！嚇得我計策無從出，假換衣裳逃出門。我提你姓名他不管，世上有這班混帳人！你快去趕走那班鬼，罵他一聲稍開心。老大聲音不能走，我今要事正纏身。小翠問他爲甚事？漢堅不肯說分明。小翠怪他瞞着幹，撒嬌作態對情人。老大說明不必問，方才談到別離情，連日漢堅忙不過，未曾去看翠姑身，於今蔣氏將離去，便宜兩個有情人。漢堅如此這般說，小翠說：要錢才應承。如若少錢她不

幹。漢堅說：你請寬心！開放留聲跳舞片，小杯盛酒遞情人。小翠喝來云：太苦！舞動身軀合曲聲。漢堅看了真歡喜，大杯啤酒口中傾，一吸而盡把杯放，抱住妖嬈小翠身，亂跳如狂奇怪舞。回頭換放哈哈聲，說是再跳滑稽舞。忽然大叫腹中疼，蹲下身軀猶按腹，嚇的小翠大心驚。此刻家人都跑到，漢堅滾動略呻吟。母親叫找醫生去，忽然門外鬧紛紛，隊伍前來抓女子，屋中人衆想逃奔。桂英忙扯桌上毯，亂中蓋了死人身。母親拖女入內室，外邊人衆正進門，漢堅老婆和小翠，未曾逃脫被人擒，哭哭啼啼帶出去，屋中清靜慘沈沈。桂英跪在娘親側，不覺聲聲只淚零。大義滅親全部結，桂英千古永留名。

【附注】本篇係就章派君的『東北之家』劇本改作。

小烈士徐寶桂

(彈詞開篇)

近來何事最傷心，華北秋操殺死人，一個小孩徐寶桂，還有無名一老人。
老的是，無辜遭慘殺，小的是，反抗被犧牲。且說今年十月底，一連十日大操軍，並不是中華兵與卒，乃是東方某國兵。飄洋過海來中國，耀武揚威到北平。在事前，中華警察來清道，趕開小販與行人，可是那，某軍一到如瘋狗，不照通知的路線行。老百姓躲開來不及，就遭毒手送殘生。演習的地方五萬餘方里，民房到處駐洋兵；商家停業騰房子，學校臨時把課停，田裏麥禾都割掉，草根除盡好行軍，高粱稈子來圈井，免

得夜闖掉了兵，警察又通知鄉下老，某軍夜裏若敲門，就得開門表示歡迎，假如他要上房頂，就得讓他房頂行。又說要，農民替他買糧草，又說要，到兵房去服侍××人；還說了，夜間狗叫人聲鬧，不許莊家外面行，哪怕你外面多莊稼，防偷兒也不許逡巡。縣長老爺出告示，青年婦女要當心，限期躲避他方去，你不去，出了事情我不担承。某軍又警告農民說：倘若我行軍到某村，忽有一個兵丁人不見，定然殺盡這村人。

十一月三號那一日，演操演到北平城，天色微明還不亮，先鋒隊佈滿朝陽門。街邊一個屋子裏，有個貧窮年老人，正在清晨做工作，屋中點上火油燈，他正想難道中華的大街上，中國人還不能點明燈？那知遇了瘋狂狗，舉起槍頭就打人。老人嚇得將燈滅，口中却作不平鳴，那鬼

子，不讓他嘴裏噤咕着，當場槍斃了這老年人。還有東方中學校，有個學生徐連城，帶着妹妹徐寶桂，年紀才有十一春，打從花市街邊過，碰着某方軍隊行，坦克砲車和馬隊，滔滔不絕向前衝。北平是我中華土，多年不見這種情形，氣煞了徐家小妹妹，大呼口號一聲聲，打倒那，×
×帝國主義者，這吼聲，對抗街中鬼子軍，因此上，惹怒了兇惡蠻橫衆鬼子，抓着徐家小妹妹，推翻在坦克車輪下，骨碎身分贖血痕，活潑身軀何處是？只見那，砲車馬隊向前行，她哥哥看見真難過，嚇的逃奔，急的發了瘋。第二天，北平報紙無消息，都被檢查員刪一個空，說是友邦名譽好，不可登他亂殺人。小百姓有冤無處訴，小姑娘壯烈永留名，只有大官兒真可恥，歡迎某國大操軍，大開筵宴請司令，再把東西送土

兵，每個人，襪子一雙糕一塊，再加肥皂莫嫌輕，這些大官兒，軀殼尙存心已死，反不如那徐寶桂，愛國精神永遠存，小小的心靈兒，變成了中華民族魂，振起同胞抗敵心。

慈谿寡婦

(彈詞開篇)

綏東綏北戰端生，全國同胞熱血騰，不怕敵人新武器，從來衆志可成城。
話說南方浙江省，慈谿一縣有名聲，一家大戶真豪富，十二萬家財不現
形。家主寡婦嚴陳氏，喪了良人已兩春。這一天，她聽到綏東開仗火，
不由得，舊恨新愁一旦生；她想起，九一八以前東北地，華人作主最分
明，她的丈夫在東北，礦業當中作事情，當時努力來工作，同胞那個不
歡迎？經營數載機緣好，家財數萬已形成，有心來辦新工業，行一程來
又一程；偉大規模常計劃，前途發達不留停，却誰知九一八，晴天霹靂

當頭響，天外飛來事可驚，萬里河山都變色，國民經濟怎能存？只得聽
人家去搶奪，倉皇退到北平城，等待同胞來救助，再來恢復舊經營，哪
曉得，豺狼肚子吃不飽，舞爪張牙關內行。勾結漢奸來作亂，暗將銀子
助幫兇，再把飛機大砲給，使其擾亂過長城，氣煞她的夫君呀，不能回
到舊經營，走頭無路細思想，頭腦忽然似夢醒。這才知，要救身來先救
國，國亡了，百般事業哪能存？因此上，下了決心來救國，四方奔走不
留停，某方探聽知真相，恨他猶似眼中釘，千方百計將他害，他自己情
形弄不清，果然中了兇人計，事未成功命已傾。可憐她寡婦閨中恨，想
到夫君眼淚淋，報仇雪恥還未做，鬼子橫行却更兇，估過熱河和察省，
於今綏遠動刀兵，唆使漢奸來作狗，鬼子真是老妖精。自恨她身是弱質，

不能前線去衝鋒，好在前方各將士，冰天雪地顯威名，抗敵救亡能實現，
但求彼等大功成。她身沒有旁的計，毀家紓難尙能行，便喚家人來榻畔，
遺言寫好報官廳，儘此家財十二萬，相幫綏遠傅將軍，家人領命將捐款，
照數交官助戰爭。忽報主母已自殺，慌忙內室探情形，只見那，羅帳沉
沉聲已寂，几前唯有信箋呈，小字幾行真秀美，墨痕新色尙分明，詞中
帶有千般恨，又言自己太無能，生存世上成何用？不如早早結殘生，免
得精神多痛苦，免將衣食白犧牲，但願同胞能努力，早將蒙僞匪徒平，
再進收回東北地，報仇雪恥逞英雄，靈魂兒也含笑在幽冥。

陳桂榮

(彈詞開篇)

國難當頭可痛心，江山橫被敵人侵，春申江上謠言起，太息中華不駐兵。
那一天，開北花園街後面，佈防全是某方軍，軍令森嚴多可怕，來來往
往少行人，再說那，街頭叫賣花生米，小販姓名陳桂榮，聲聲叫賣街前
過，突遇洋兵阻進行。槍上刺刀如雪亮，迎頭晃動好驚人，三五洋兵齊
走上，把桂榮團圍圍住在垓心，一個是，捉住桂榮右臂膊，一個是，將
他左臂手中擒，牢牢捉定拖將去，好似擒拿一犯人。嚇得桂榮魂魄散，
話言難說戰兢兢，那洋兵，喝聲『休得裝痴子，趕快回來作事情，我這

裏，軍事工程方吃緊，街頭巷口築垣屏，擋住交通成要塞，要把個繁華市面變軍營，缺的是，勞動人夫搬石子，因此上，很難限日把功成，這幾天，閘北居民多不出，條條馬路冷清清，要擄民夫當運腳，除非挨戶去敲門，你這斷偏偏不怕謠言大，一路行來叫賣勤，莫非是故意裝成做生意，原來細作探軍情，你若是，安分良民真小販，必須跟我做工人，做工人，運搬石子通衢路，趕緊臨時壁壘新，一旦×華開仗火，我××早將閘北大陳兵，那時候，膏藥旗子聲威壯，管教你南北東西處處臨，你現在服從還是不，好端端替我說分明。」陳桂榮心定開言道：「我本是中華一國民，縱然生就千斤力，不爲他人用半斤，誰替你們搬石子，將來反打自家入，我今朝只賣花生米，並無機會去投軍，未到軍營當細作，依

然安分一良民，你不要憑空誣賴我，也不要逼我做工人，良民也有良心在，如何爲敵建工程？將心再把心來比，誰個能無愛國心。』不料此言剛說出，×軍惱怒十分真，大罵：『支那亡國奴，你休誇你舊門庭，你中國九成亡了國，一成剩下是空名。你要投軍去救國，猶如下海去撈針，看風使舵隨流轉，理應投降做順民，服從我等大××，包你身家性命存，你若到頭還不悔，枉生人世不聰明，如今好好投降了，饒你今朝罪減輕。』桂榮聽說圓睜眼，怒目相看不做聲，突然說句『誰降你，』好似斬釘截鐵音，他不說來猶自可，說來惱怒×軍兵，舉起槍頭來亂打，只打得，桂榮兩眼迸流星，兩足忙忙起飛腿，口呼救命亂逃奔，那洋兵，如狼如虎來追趕，還把那，槍刺當前要殺人，險些兒趕上桂榮去，把

刺刀刺上桂榮身，幸虧桂榮身敏捷，飛毛腿起似騰雲，不會做了刀下鬼，
僅傷耳朵血淋淋。好傷心，桂榮還說小災星。同胞呀，大家要把仇來
報，這口鳥氣才出得成，要不然，亡國滅種眼前到，人人耳朵要當心，
豈止一個陳桂榮？

問題的要籍

中日研究

遠東形勢地圖

世界知識社編 每幅六角

日本大陸政策的眞面目

目 (國難資料叢刊)

國難資料叢刊社編 實價二角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世界知識叢書 劉尊棋譯
塔爾約罕合著 八角五分

日本的透視

鄭學稼著 一元七角

日本財閥史論

世界知識叢書 董之學譯
歐脫萊女士著 實價六角

今日的日本

冷壁著 一角五分

日本的大陸政策

柳乃夫著 再版 實價二角

中日關係簡史

張健甫著 實價二角

中日經濟提攜

駱耕漢著 再版 一角五分

日貨在世界市場

孫懷仁等著 一角五分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

李凡夫著 再版 一角五分

生活書店

國難彈詞

私走



每冊實價叁分
外埠酌加寄費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三八四號

老童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82
- 7/02

活生

KBC
F
239.16

\$0.03